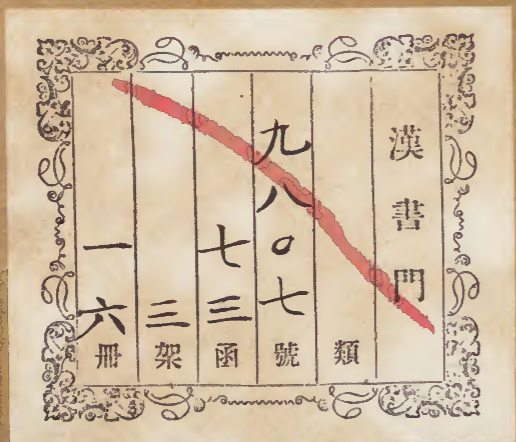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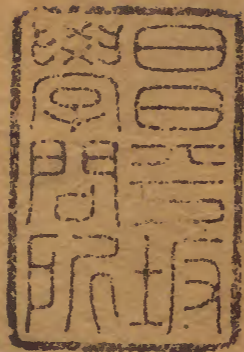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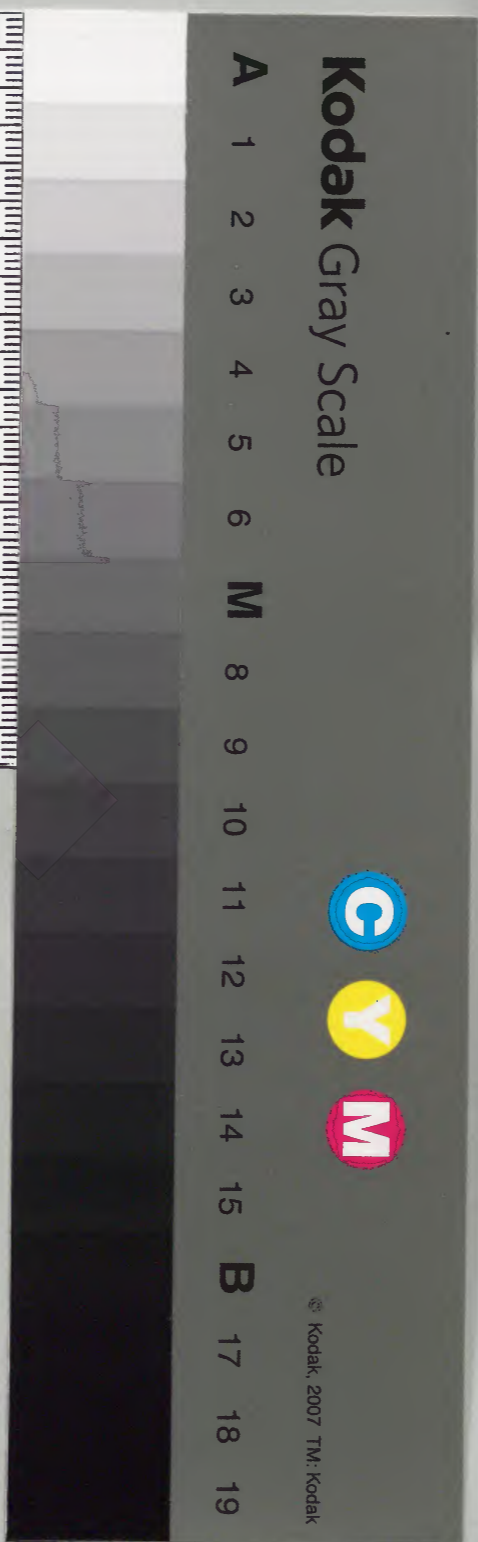


蔡氏九儒書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07
冊數	16 (13)
函號	299 12



蔡氏九儒書卷六

蔡模

淺草文庫

公字仲覺號覺軒九峯先生長子操行高潔風度夷坦隱居篤學直以聖賢爲師一時名士多師尊之嘗輯文公所著書爲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河洛探頤大學衍說論孟集疏等書淳祐六年丞相謝方叔乞表異之以勸後學有旨補廸功郎添差本學教授仍令有司錄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遂疏敬義爲萬世帝王心學之大旨价人太師等六者爲國家守邦之要道上之又請乞頒白鹿洞學規於天下州縣等處刻石未幾卒學者稱曰

覺軒公像



覺軒

覺軒先生

見建陽縣誌

贊

邱錫

天資明敏不學能達論孟集疏太極圖解纂述功多薦拔
宜彩迪功郎官未盡厥才

贊

宋巒

建陽人字仲山至正八年進士

幼習詩書長修經傳誠意無欺誨人不倦勞而無施學而不厭郡邑有名邦家無怨

又

朱沂

字派道文公曾孫考亭書院山長

天資俊爽君子時中令聞廣譽海內文宗義精仁熟道高德崇碧桐翠竹霽月光風世間之彥人中之龍道統相繼百世無窮

覺軒公集

廬峯十七代裔孫

重

重輯

目錄

論四象大旨

上論註語二十四段

下論註語二十二段

上孟註語三段

下孟註語六段

詩經大全註語一段

春秋大全註語一段

續近思錄語九段

奏乞御書立石劄

又奏劄

書朱文公年譜大畧

馬伏劉氏譜系序

威懷廟記

贊劉仲撫

詩一首

附錄

蔡仲覺字說

真德秀

薦蔡模疏

范鍾

詔蔡模迪功郎

論孟集疏序

劉應李

祭蔡覺軒文

熊慶胄

祭兄覺軒文

刻見八卷

蔡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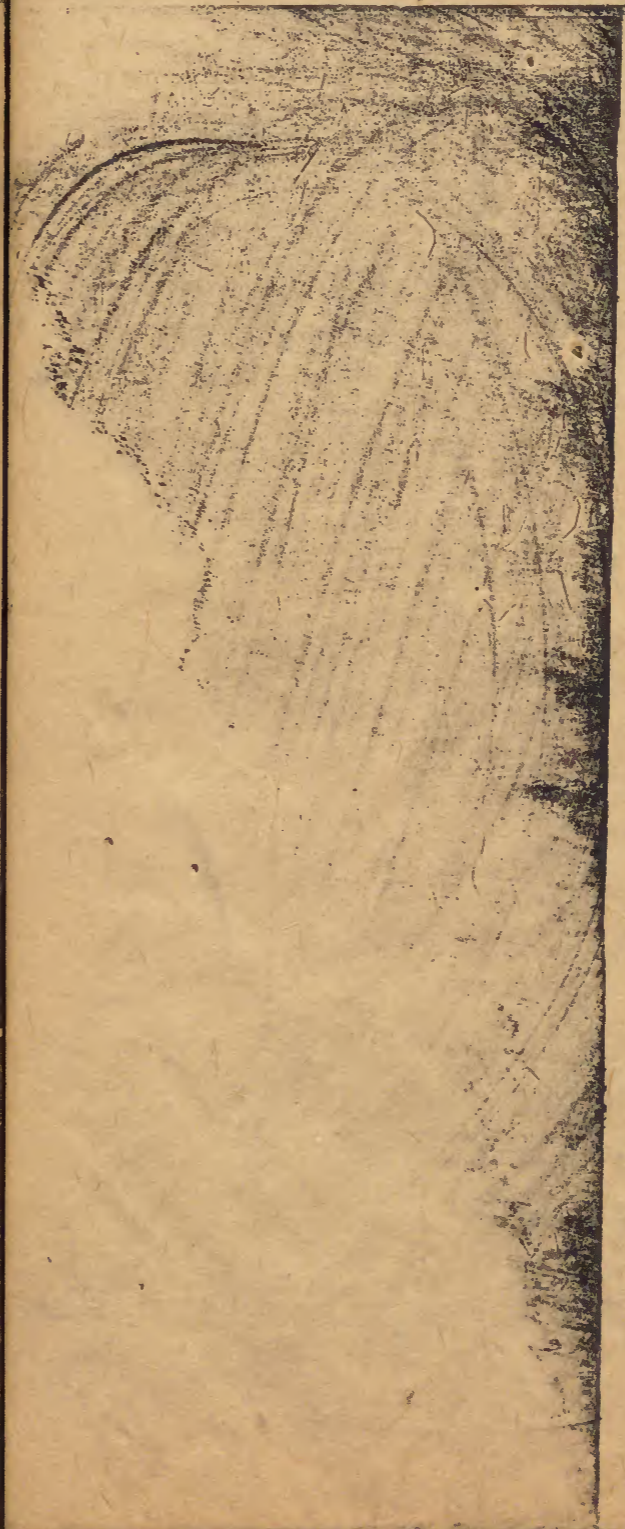
蔡覺軒哀辭

熊慶胄

蔡覺軒先生墓誌

翁合

目錄終



覺軒公集

與二弟論四象大旨篇

愚謂以下見易學啟蒙

模幼日侍側先公對文公說四象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
 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
 者其孫也又曰四象之次自十倒數六畫而得太陰之四
 以上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
 同四與六同此自然不言之妙直是不由人排也愚謂一
 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河圖位與數
 常相錯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
 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各居其方雖相錯而未嘗不相

對也洛書位與數常相對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後右
之六二得五而為前右之七三得五而為後左之八四得
五而為前左之九縱橫交綜雖相對而未嘗不相錯也

上論註語

學而第一

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

人不知而不愠節

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

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

之說朱子非正解本句特統而論之耳所以繼於尹氏

道千乘之國章

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

禮之用節

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論禮

和非禮之外
又加從容也

吾與回言章

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潑潑之

子入太廟章

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

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容亦有所

覺軒

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

子語會太師樂章

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

如則和而又有別也釋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太師而可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

子出門人問曰節

盡已之謂忠須是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

推已之謂恕須是推已心以及人如已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

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着力

始吾於人也節

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者莫先於立志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遷怒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

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

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

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節

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予人苟

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為泰而士或以嗇與為吝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

况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與之釜猶與之瘦不直拒

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貴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

吝寧廉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于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于一介不與

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于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才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

能近取譬節

謂此章論仁子貢是就仁之功效及人處說夫子是就仁之本體心上說就功效及人上

說則仁之名雖大而脈絡不貫就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莫禦故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功効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夫子答此何但是仁必也聖人方能之乎然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只就已上發出已欲立即立人已欲達即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若未能便至於仁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立之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則雖未即至於仁而亦可謂求仁之方也已夫既以仁之本體告之又以求仁之方術告之庶乎學者循序而得夫用工之要回視子貢功效籠罩之說茫乎無所措手苟志於仁者是可不深思而靜體之哉

加我數年章

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怠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不敢當之謙辭也謂無甚差則為無差矣

仁遠乎哉章

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節

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在重道遠又推歸于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啟手啟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箴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節

博文條目多事著去理會禮邦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着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

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曲禮之禮凡天理之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博文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

子在川上章 夫子川上之歎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

揖所與立節 賓主各有副賓副 曰介主副曰摯

緇衣羔裘節 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

去喪無所不佩節 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玉有

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又刀礪小鐻金遂右佩玦捍管遺大觶木遂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於事父母之時爾紛悅拭物之中也礪礪石也觶如錐以象骨為之觶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于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也遺刀鞞也木燧鑽火也肉雖多節 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節二字而以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無量繼之以為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人之溺于醉也况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

席不正不坐節 此節與割不正不食同

卓中不內顧節 曲禮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雋式

欬聲也廣高大也欬似驕矜又驚眾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為惑眾也顧不過載者

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

下論註語

李路問事鬼神章

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

由之瑟節

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

克已復禮為仁節

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義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湊得

皆以仁稱之

皆以仁稱之

動箴

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

又

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謹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

必不得已而去節

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立猶食亦以信而立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而不可頃刻無也

片言可以折獄節

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君子以文會友節

以文會友致知之事以友輔仁力行之事

請益曰無倦節

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

樊遲問仁章

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鄉人皆好之節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

則不善者
嘗惡之耶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節

黃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為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士

之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與賜優為之矣而二子乃汲汲然以士為問何也至夫子所以答之者不過于行已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為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二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論選託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

夫子自道也節

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為先猶自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為夫

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

新安陳氏曰覺軒解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此並而

答以此言也

高宗諒陰節

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楯謂之梁闇讀如鶉鷄之鷄闇謂廬也即倚廬謂

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于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于先師晚年面命者如此○朱仲德曰此一段可補集註之缺

由知德者鮮矣章

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于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

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于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

人無遠慮章

按蘓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似亦可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

則目前即有近憂矣

君子貞而不諒章

諒有二訓有正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

子特別
而言之

三友三樂二章尹氏曰註

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
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邦君之妻章

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
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

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
諸侯曰寡小君自稱于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
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
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
一人正者為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蠶得接見
天子故自稱曰老婦其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而云寡者
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
從君謙也自稱于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
人言無知也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
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
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于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
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
之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

好仁不好學節

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
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天何言哉節

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
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

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
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
事為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
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
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不知命節

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
教人期至于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

裏學者其
合而觀之

上孟註語

集註序

聞之程子有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
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

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
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

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
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
儘雄

辨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節

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見
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

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節

天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
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

民之父母此言萬
世人牧之龜鑑也

下孟註語

至誠而不動者節

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
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于動

者以思出于心于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
動者正指上文獲上文信友悅親而言也

子服堯之服節

孟子以人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
也然亦豈謂不假修為而即可為堯舜耶

勉之以孝悌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
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

屋廬子悅節

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
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交之豈

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
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禮歟

君子所性節

先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
最切要仁義禮智根于心根字甚有意益根

于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于外者自然粹
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

賢者之為人臣也節

孟子此兩語不惟伊尹之心如青天
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

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
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其進銳者節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
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

詩經大全註語

十八卷
二十三

天生蒸民節

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所稟謂之彝存於心
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

卷之九

覺軒

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蓋謂秉彝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

春秋大全註語 十六卷 二十五

隕霜不殺草節 哀公之間宰我蓋謀討三桓而為庚辭宰我之對因戮人于社附會于周人之木以啟時君殺伐之心故夫子則之

續近思錄

此書必有全卷今也則亡止九條見性理四十卷十三張其前五條刻入閩南道學源流後四條不知又如何而未之入也茲敬書於此以俟後之君子補其缺畧云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

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

呂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劉安節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怒色恚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

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耻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李伯胸中閎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

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

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氷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奏乞御書立石劄

臣誤蒙聖恩擢兼學職所當推明義理啟迪士心輒瀝愚衷仰干天聽臣竊惟自古聖賢教人爲學必使之講明聖賢三綱五常正心脩身齊家治國之道是以當世之人無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然爲子者必孝爲臣者必忠爲夫婦爲朋友爲長幼者必有別有信有序及出而爲世用則推其正誠修齊之學而致國治天下平之功此隆古之治所以不可企及也後世之治舍本求末不修於家庭而專習乎浮虛不務於躬行而惟事乎售鬻知摛章繪句之小技而不知立身行己之大節汲汲然釣聲名取利祿末流之弊至有不孝於親不忠於君廢壞彝倫絕滅天理貽人國家無窮之害皆學之失其本也先儒太師

徽國文公朱熹深以士習爲病當守南康時白鹿書院方成特取聖賢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其言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也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爲學之序也學問思辯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焉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修身之要也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接物之要也其規模廣大其功夫切密其條目昭晰森嚴實爲萬世學者定式爲士者苟能循戶力行直知實踐則所以變化其氣質薰陶其德性而俾之材全業洪任重道遠上以尊隆國家下以阜安民物其效豈淺淺哉前朝國子司業劉燾嘗入疏乞以此頒下學校其後國子博士李道博亦有立石太學之請未覩施行至今士論以爲闕典仰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學造精微乃者親灑宸翰褒賜諸學雲漢昭回千古鮮儷繼又旌之以東帛勸之以恩典其崇獎學校激勵人心之微真百王之所未有雲蒸霧滃感召之甚行將見之而臣區區之愚切謂所以崇獎激勵之道陛下已悉見之施行至於所以涵

養培植之要長育成就之方則莫先於以此昭示而使之
知所趨向也欲望聖明斷自宸衷特降指揮將朱熹白鹿
書院學規揭示頒下三學及諸州縣學以爲天下士子定
式其於振起綱維興美教化作成人實非小補萬機之
暇併賜金文大書特書勒之堅珉垂訓千載尤見聖天子
振斯文之盛由是承千聖詔百王有不難者矣

繼得

聖旨宣諭宰相令取白鹿洞書院學規頒下學宮

又奏劄

臣昨者冒陳愚見上瀆聖聰乞以太師朱熹白鹿洞書院
揭示頒下三學及諸州縣學以爲士子矜式伏蒙睿思卽
賜采納宣諭宰臣見之施行仰見聖學高明度越千古臣
與六館諸生天下士子同心慶幸臣竊觀朱熹白鹿書院
揭示所以卓然足爲萬世矜式者非特以其廣大切密昭
晰森嚴而已蓋自精至粗由體及用自身心而至於家國
天下靡所不該且無一語不出於聖賢之格言大訓所以
正大明白可舉而行有非同時諸賢所設學規之比也抑
熹推明其所以立揭之義有曰聖賢教人之法具存於經
有志之士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之必然則夫規矩
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或近世之學

有規其待學者為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若古人之意故
 今不復施於此惟取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例昭示相
 與講明遵守而責諸身焉此熹之揭示深合夫天命民彝
 之正深契夫修道設教之旨深得夫修身處事之要由是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其功用豈淺淺
 哉欲望 聖慈即賜睿斷將朱熹白鹿書院揭示錫以宸
 毫寶畫頒下三學立石仍以摹本下諸州府縣學興起善
 治皆自陛下始奎文炳煥與斯文相為無窮豈不偉哉惟
 聖明其速行之以慰天下之望所有朱熹白鹿書院揭示
 謹繕錄裝褙成軸隨狀繳進以聞

疏入

上覽奏嘉納不數日即

御書白鹿揭示頒下三學立石仍以摹本徧下府州縣學
及書院等處悉如公所請云

書朱文公年譜大畧

先生諱熹字仲晦姓朱氏世居歙之黃墩公九世祖茶院
 唐天祐中以歙州刺史陶雅之命領卒三千戍婺源邑民
 以安因家焉四世祖惟甫生振振生絢皆不仕絢生森少
 務學不事進取戒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為本且曰吾
 家業儒積德五世矣後必有顯者當勉勵謹飭無墜先業
 卒贈承事郎承事生三子長曰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第
 入館為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少以詩聞名從

豫章羅公從彥仲素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勵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下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警世號韋齋先生次櫪季棹負軼才不肯俯仰於世有詩高遠近道號玉瀾集韋齋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慈順孝謹生三子伯仲皆天季則先生其淵源有自來矣謹以家世本末具著右方而表年系事序次如左

馬伏劉氏譜系序

唐有氏族志有元和姓纂傳會以來通缺斷而莫之補則無姓不然也蓋古人有姓有氏姓萬世而不改氏三世而一易氏不同而姓同則爲族姓不同而氏同則不爲族也三代而下有冒姓者有賜姓者有避國諱避忠難而改姓者新舊雜習未易悉推如宋之孔大族也而子孔之後亦爲孔然言孔者必出於子姓烏知有姬姓之孔固之劉大族也而堯之後爲范氏其處於秦者亦爲劉然言劉者必出於堯之姓伊祁又焉知有姬姓之劉今觀雲莊劉氏家譜其祖係漢楚元王之後劉向之派先世肇居京兆洪都關中至五代時有祖將作監簿公諱幽者與余始祖蔡長官同時率衆入閩至建州建陽縣后山愛其谿山回鬱而

原埜不治乃引水循太平山之麓以灌田得良疇數千畝
遂卜居焉改名馬伏至十一世生金紫公諱懋與文公爲
忘年友公之子曰燭曰炳俱從文公遊盡得性命道德之
傳乃先祖西山先生之執友也公之孫欽嘗以圖譜示余
余因爲序夫譜以敘創承聯族系聯則辯其諱系則辯其
分使爲子孫者有以攷祖宗開創之迹言行之美爲宗族
者有以成門戶輯睦之風禮法之業今劉氏積德而族以
大本支所以蕃衍也守禮而族以尊閥閱所以顯著也俾
嫡後嗣載觀斯譜夙興夜寐母忝爾所生尙其念哉嘉熙
庚子春二月朔序

考誤

此文的係覺軒公爲冰壺先生撰者今世有新刻本以爲丞相梁文靖公諱克家者筆以自今觀雲

莊劉氏家譜句起至公之孫欽嘗以圖譜示余句止可見文集與家乘兩家所載班班可考失今不訂安知後日不傳訛耶

威懷廟記

見舊縣誌六卷六十九

淳祐癸卯季秋威懷之南門成冬十月模詣建安書院道
過其下仰瞻其扁則葢竹福地四字乃留耕侍郎王公之
巨筆也揖父老而問故曰圖經以此地爲真人尹喜傳道
之所故得嘉名茲門之成則吾鄉之大夫監丞吳公旂捐
金以倡其事邑士林君桂發主其役而里人彭榮林元吉
與有力焉予曰尹氏之事雖所未詳然神能福斯民以食

茲土則不泯也後十餘日林君以狀來謁將有請于郡侯
 實齋先生侍郎王公記其事模為白之實齋先生為之大
 書特書信足以昭往古而示來今矣模竊歎人心之神明
 不測所以叅天地贊化育者所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在
 是世之人知求福於神而不知澄源正本求福於吾心詩
 不云乎求福不回言未既林君作曰敢不夙夜佩服以無
 忘先生之訓願刻其語以悉後人因書以遺之越明年甲
 辰正月甲寅書院山長蔡模敬書京學學諭林桂發立石
 贊梅村劉仲撫
 祖述伊洛憲章考亭進德修業篤志於經文章政事昭炳
 日星爵尊譽美千載遺馨

題武夷

絕壑藤蘿貯翠煙水聲咄咄亂峯前時人但說青山好勝

斷雲間雙髻仙 見武夷誌

附錄

蔡仲覺字說

真德秀 字希元浦城人官至叅知政事

仲覺之幼文公先生命之曰模及其長也又訓之以伊尹
 之覺先生之微旨果焉在耶德秀嘗聞先生有言為學當
 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為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
 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



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歛然不喻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傳授之意矣

薦蔡模疏

理宗淳祐四年甲辰十二月二十日右丞相范鍾謝方叔侍講湯中奏曰臣鍾等濫沐恩光職首揆席若不推賢何以致治切見建陽縣布衣蔡模承累世之心學有經濟之大才居於鄉則俗薰善良出乎外則人有矜式臣嘗見其與學者講說辯疑祛惑微顯闡幽罔不奮發而興起今之學者皆師尊之自考亭師友散亡之後如模者未見其比直熹門孫支之秀出者今則不干祿仕屏棄舉業是亦可謂尙志之士矣伏望 聖明速賜施行省劄下郡津遣赴闕處以學職必能倡率士類知所向方以稱朝廷用賢之意

淳祐六年十二月

詔朱熹門人胡安之呂燾蔡模並廸功郎本州州學教授給札錄其著述并條其所欲言者以聞

見宋史

論孟集疏序

劉應李

字希泌建陽人咸淳進士

論孟集疏者皆至理之所寓至言之所在也理無往而不

存言無微而可畧甚矣孔聖夫子與門人問答而成論語之二十篇孟軻氏與門人問答而成孟子之七篇文公朱先生竭其精力而集註之其中有疑而未曉者後學不得不考究而詳釋之也如覺軒先生諱模字仲覺者爲論孟集疏無非補文公朱子之未完以成二書之大義若高宗諒陰集註始曰未詳其義末年乃口授九峯以諒陰卽梁闇則前所未詳者今得而詳矣舉此一端其餘可以類推矣則夫集疏之作所以有益於文公也有功於後學也先生之子公湛挈書一帙示予拜而言曰先君作此集疏望子序諸首以指南學者不亦美且大乎予遍讀之見其旨遠其義彰其立言富而贍其持論中而當其微顯闡幽合文體之宜非精深乎學者莫能作也顧予小子弗足揄揚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四方有志爲學之士得以共講明焉是亦不失作書之意也

祭蔡覺軒文

熊慶胄 號竹谷建陽人

某昔以孤童自山中來拜庭下時血氣寢盛學未知方獨好爲文道古今之事以行其直君旣許以責善之誼矣憂幽以來惕然內省竊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讀書養性莫知端倪曰采詩日記禮曰大學實常就有道之誨君之盛德不斥其憊乃若有取至於益友相視最後義文大義獨

幸示教出處定命亦俾得聞是豈非僕之愛敬者同理而不同俗君之告語者以寔而不以文故至久而益信歟泰道方亨大君有命世方日夜望君一起以承家學以淑後人僕亦將就下風以請今乃窅然觀化溘埃而上征吾黨將何所依賴師說將何所推行耶斯文日衰世道日降貌茲小子惟有抱遺書入山閉戶而已矣一詞寓哀直敘情愫敬之至者焉用文之

祭文 見八卷久軒集

蔡覺軒哀辭

熊慶胄

西山之陽有名儒曰覺軒先生姓蔡氏西山隱君子之孫也西山是爲慶元之黨人紫陽朱子題其墓尊之曰先生乃今有孫是似其祖人復以先生尊之先生行甚高度甚夷所學蓋自孔氏將進而未止隕然處順淵乎似道是可謂能世其家矣人士敬之府公聘之諸公貴人又薦之乃自山中特起爲命士將典教於州郡以覺後學先生辭焉有避莫得使者書幣在門先生驚焉已而得微疾鈎深探微涵茹古今窮晝夜益不懈心怍怍以李越數日竟正襟危坐而逝嗚呼若先生者可謂順理安常者矣順受其正者矣山中之君子野人皆驚呼失聲甚哀豫章熊某其同門壻也是有世舊哀有甚焉思昔求道未獲蓋將以紫陽

之敬程子者請事於左右先生曰子知言也益友也奚師之足云顧念斯言輔仁服義庸非得易道之益謙也歎斯文日衰吾道如綫良可哀已於是修其辭曰道之太原兮在天待夫人兮弘焉維聖賢之述作斯有覺於民先慨先覺之寥寥傳後覺兮於一編凜正性而不踰妙探賾而無前蹇濩落而不偶將白首於山泉方抱道之將進忽隨化而溘然豈斯世之紛靡不可得而參肩抑聞道而既早不復昇其耆年將定命之有終幹且晝而推遷仰高天而難問慨神理之幽玄緊修名之有立尙磅礴於八埏

見翰墨全書

蔡覺軒先生墓誌

翁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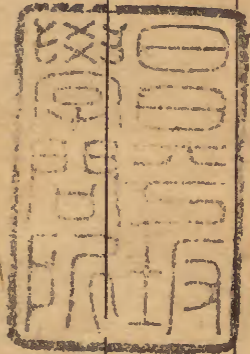
號丹山建陽縣后山人禮部尚書

先生諱模字仲覺九峯先生冢子天資粹美襟度夷曠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為師當時名士多師尊之朝廷徵召使者踵門尊敬先生至矣先生平日與諸兄弟以義理相切磋家庭之內彷彿洙泗伊洛之中每有所疑必相與辯析以求至當之歸嘗輯文公所著書為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大學衍說論孟集疏河洛探賾等書行世皆與素軒靜軒鈎深探賾搜集研窮反復討論以至成篇合子公湛勤讀不輟以守先生之訓先是嘉熙戊戌潛齋王公埜創建安書院請任長席淳祐癸卯太守王公遂薦之於朝堅以疾辭淳祐丙午侍講湯中丞相范鍾薦其兄弟等世傳心

學可式多士又丞相謝方叔乞表異之以勸後學奉詔補
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仍令有司錄所著書并訪以所欲
言遂疏敬義爲萬世帝王心學之大旨价人太師等六者
爲國家守邦之要道及乞頒白鹿洞學規於天下州縣刻
石第杭再請以繼先生之志先生已而得微疾正襟危坐
而逝嗚呼若先生可謂得道而匪懈順事而歿寧者嗣子
公湛謂合日子處門下也且有世契先君之言行子其知
之詳矣請託記墓以垂不朽某不敢固辭噫哲人云亡斯
文不絕如綫豈不深可哀哉久軒以喪事易得因循京師
趨辦喪具至是畢矣學者稱曰覺軒先生先生生於淳熙

戊申三月二十九日酉時歿于淳祐丙午十二月二十三
日子正四刻也享年五十有九娶劉氏生于淳熙乙巳五
月十二日午時歿于淳祐丁未二月一日申時夫婦合葬
於崇泰里后山水南考尾壠先生存日所卜也

見舊縣誌



天保十酉

